

汪恂翁乙酉日記

丙子春張爾田署蒞

三才圖會

卷之四

汪悔翁乙丙日記序

晚近治洪楊史事者日多誠以洪楊創業垂統歷十有五年兵鋒所及達十六省摧陷六百餘城當道咸之際外侮憑陵朝政日非洪楊投袂起于金田由桂入湘順流而下奠都金陵復渡江北伐又復夾江西上摧枯拉朽所過如入無人之境亦以山陬海澨尚有故國之思豪傑之士欲倚洪楊以立功名飢寒亡命之徒蟻聚蜂屯往往不招而致故其部衆數百萬人四方響應者雲南甘肅之回貴州之苗縱橫淮北之捻或受其位號或遙通聲氣可謂盛矣及其亡也內構凶殘楊韋駢戮達開遠舉北伐之師燬焉然猶恃李秀成陳玉成之力下陷蘇浙財賦之區上保皖泗爲金陵屏障迨曾軍援贛援皖步步前進安慶旣克金陵三圍然後君殉國滅十餘萬人同日自焚而死無一降者何其烈也其人物若李開芳之守馮官屯林啟榮之守九江葉芸來之守安慶苦戰堅守視古名將無復多讓雖曾胡亦稱道之夷考其實則往往載籍無徵李秀成供狀出于自述最爲可信然當時洪仁玕已力辨其誣

見沈文肅公政書三

殆以其頗詆太平朝政也然出于追憶事實偶舛亦或有之此外則官書及檔案可窺見一二而顯示軒輊不盡實錄坊間低下之書全出傳會更無足觀洪楊建國自有制度若軍制禮制田法曆法地理以及宗教即汪悔翁亦謂其出于毛詩周禮實則參合中西別爲政教創始之際與後來施行容有增省然其事不可沒也顧得而稽者唯賊情類纂及近人自海外傳寫當時詔旨詔書諄諭諄諭寥寥無幾且多太平初起時事後來遷變遂不可得而詳蓋當時以叛逆視之軍行之際未嘗注意搜羅事既平定則有關文籍焚燬唯恐不盡反賴西洋傳教之士收拾叢殘以庋藏其國圖書館而已在事曾胡諸人自不肯爲之詳紀其事卽身經亂離者口語傳聞亦只及焚殺之慘詆其章制文辭不經而已此洪楊之事所以無徵也予竊有志搜求排比舊聞略有紀述尤留意當時紀載往者予得悔翁手書日記乙卯隨筆丙辰備遺錄兩種因輯錄遺詩一卷印行之非欲傳悔翁之詩也以詩中涉及金陵初破時事且盛詆當時將帥無人皆有所諱忌不欲示人者日記中詩文而外多紀當時之

事以爲悔翁學人必不妄語頗欲錄出別行十餘年來因循未果曾屬及門傳錄則

手稿縱橫塗乙幾不可辨皆謝不敏今年夏始發憤斟錄且爲編次即此書乙丙日

記三卷是也

以所述自咸豐癸丑甲寅乙卯迄于丙辰之事大抵皆乙丙間所記故爲編定題名乙丙日記有去取無刪改間有同叙一事而詳略各異則加小注務以詳實爲主不嫌瑣碎不加文飾庶得其真如以著書之例繩之則悔翁此稿本不欲示

人今以有關舊聞而手稿凌亂不能景印始爲校錄按年編次云爾

其著異者若洪楊曾刪定論語若捻子國號大漢若洪楊諸人

出身及所諱之字

湘綺日記謂洪楊以清明爲著明猶有古意予初疑避大清國號及觀悔翁日記乃知其避楊秀清諱

若考試詩文題若讚美詞似皆他

書所不及其見之議論者謂洪秀全之殺楊秀清優于曹髦而爲自壞長城數稱許洪楊行軍及謀略之精可謂不以成敗論人者矣紀金陵城破時事尤爲詳覈謂破

城者湖北匪民張子行也賊目皆未至考悔翁自咸豐癸丑之春及冬陷金陵城中

者幾一年曾却曾軍師之聘

悔翁長女淑芹曾爲楊秀清書記後赴水死

後始遁于蔡村翌年七月往績溪客胡

中實家者凡六年始赴胡文忠之招入鄂蓋先後七八年間耳聞目擊知之甚審筆

之于書不同虛構可必也世皆知悔翁專精史學而不知介潔自持不矜名不嗜利

不樂于爲人羈縻不務虛僑之論唯志切于用世觀此書論事論兵論世亂之源及

弭亂之道兼及當時將相煬蔽欺枉之術切中時勢實由書史閱歷而得間有稍涉偏激者則聊書憤慨非必欲見之施行或爲時所囿自不能以今日恆解菲薄之然論及西學西法未嘗無擇善之意悔翁嘗爲魏默深輯海國圖志又嘗從包慎伯游魏包師法亭林皆具經世之志故悔翁通曉世務而漸漬黃老法家之言主張雖嚴刻而終遠身于富貴識力更進一等其乙卯隨筆自謂無宦情有脾氣難爲人下難徇則例貌及眉目不佳性有老圃氣知足安分樂無事如黃老喜殺不篤信孔孟爲十不可者足以概其爲人矣嘗疑曾胡定亂必有爲之謀主者文正自謂學商鞅耕戰之術文忠則綜核名實皆近法家及觀悔翁所論尊主權重名實峻刑戮深惡理學及承平拘牽之事文正自咸豐十年駐軍祁門又悔翁平昔所主張何其所見之若合符契也及細譯曾胡書牘乃知悔翁實嘗爲之策畫蓋蘇浙繼陷債事者或敗或死失所憑藉文正拜統籌全局之命東南始有轉機是時悔翁方客于文忠從容論列必有人所不及與知與聞者觀文正書牘

庚申

覆汪梅邨書云來示所舉十條第

一第四條當于本月內行之第二條裁官裁綠營俟履蘇日行之第五條乃弟近年

行軍之微旨第六條亦今世必變之惡俗唯第三條和夷或另簡派有人第九條修

築礮卡事有未遑第十條疾驅入吳力實不逮負閣下殷殷期望之心

書札卷六

又云所

示四事江淮運米一條鄙人本有此志以皖南軍事無利未遑遠圖新歲稍得便宜

卽當投袂東行治軍淮浦以副厚期

書札卷七

又覆胡宮保書云梅邨兄兩信前信祇速

進蘇州一條難行餘九條皆可行無一迂腐語兩月內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

之切當而滿腔熱血噴薄紙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

書札

卷二稱其學行則曰耿介曰洵積學之士曰梅邨境遇可憫俠烈可敬學問可畏曰

梅公之古藻聯翩

書札卷七卷二十卷二十二覆胡宮保

曰學問淹雅人品高潔鄙人素所企佩

書札卷二十

傾

倒可謂至矣又觀文忠書牘云梅邨老人前後三函均博大精深胸有千秋目營八

極當以小幅裝成以資省覽爲滌公謀卽不盡爲滌公謀

遺集卷七十三致書局牙盤局文案

其論悔翁之

行曰頌梅邨義烈之士如靖節先生以詩鳴而俗人以爲高士也讀二女節孝序令

人增敬

遺集卷七十三致文案書局糧臺諸君

又云此曠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視

遺集卷七十 五復嚴方伯

其論悔翁之學

曰梅邨所擬體例均是如伐某國取某邑凡兵事之無當于兵略者不錄其意良是所言各條亦均是唯渠之輿地之學極爲精博刪繁就簡非梅邨自爲之則恐擇之

不精也

遺集卷六十三與蔣文若論刊讀史兵略事例

又云梅邨所著極佳此編成必敬授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

之可爲帝者師矣

遺集卷六十四致牙釐文案糧臺諸君

文忠本悔翁鄉舉座師乃尤致敬盡禮時尊稱之曰

梅公曰梅老或梅邨老人虛己以聽如文忠者今安得有其人哉特曾胡所謂三書

今悔翁文集已自刪削不登一字不悉其所語維何

悔翁文集別有上曾帥書三首一論兵勢一薦葛藩一賀經略四省皆無所謂十條與四條者

予

見悔翁辛酉所撰緣學道齋日錄

東方文化圖書館所藏

有安慶初下時致文正書稿云夫兵以常

戰而強用以不濫而足人以博觀而知事以綜覈而理聞前敵軍臺經營伊始恐有

進繁縟鴻闊之規以營其門戶醉飽之私者願遠燭艱難慎持于權輿之際簡而核

樸而不飾介而易通閭公之治楚北致有可采也又致文忠書云兵事度益艱南北

兩岸除多鮑二軍以外唯水師及韋軍可用他皆丹鉛文士或又器局褊狹不能與

人共功名一旦得志必有尾大不掉之慮餉源日蹙言利者不深維民不可下之義
騷擾培克以腴其生誠恐教匪扇之憂生肘腋得不償失可爲寒心張仲遠觀察李
香雪都轉通知時變若延之左右商度事體而丹初星槎交相贊助多拔偏裨勇敢
之士廣募椎埋亡命暴虎馮河之徒以資爪牙楚其猶有多乎又云楚軍今日之勢
在無戰將非無統領若推赤心于韋志俊陳大福以爲統帶合之多都護李成謀可
得四將邀楊彭同力並進以神速行之以奇軍參之庶其有濟不然恐蹈江南之覆
轍也閻丹初精明洞察吳木翁質樸忠厚李香雪通曉時變李午山清恪溫恭羅仙
舸篤敬和平終必不負吾師處士若丁果臣胡東谷張廉卿洪琴西皆忠信明辨足
資詢訪他人則如地師羅盤內層所差不過一綫而引而伸之遂至秦越緣其本心
亦豈欲大負吾師而其性所親近者忍于負伊伊遂不得已而負吾師甚或外愿內
黠巧趨涼熱漫無見解有同和鼓雖有襪綫之才斗筭之用豈足與贊襄大猷哉又
云犬馬留戀之意則願進誓言曰召椎埋亡命之徒而不重用文人也曰收召淮北

及秦甘邊境湖南苗量之勇而不專用長沙岳州寶慶也曰推赤心以待韋志俊等
降人以爲將率也曰召降以術散其黨羽也曰用人不拘一格而貪詐使爲吾用也
曰兵以奇變致勝不必專于堂堂正正也曰所召徠賢才當使進言以弼大政不必
徒象之如豕羊也曰理財宜勿過腴削脂膏恐腹內教匪滋事藉爲口實也曰選士
宜以膽力非來投者皆錄用也曰保舉不宜過濫使豪傑慕功名也而其大要則有
二曰機密曰神速今欲舉一事前數日民間皆知之而賊益爲備非密也用兵以靜
待動賊知吾此謀而任以數千人羈絆我軍而專力四掠我不能救因以重困綿延
歲月財殫民瘠必有土崩之勢教匪乘之以通于賊病遂不瘳可爲寒心張觀察仲
遠李都轉香雪閩農部丹初皆膽智宏才願下愚論俾各抒所見吾師斷之以施之
政則士鐸雖面侍誨言亦不是過矣

今悔翁文集中有上胡宮保書
詞意與此略同而言尤切直

若悔翁者丁寧欵密能見

其大可謂忠告善道者矣又與文忠書自狀云士鐸自度其才不足毗益時事素性
剛躁不能委蛇曲折體于人情故矢不與事權苟竊薪米以自存活又云士鐸自涉

世故即痛惜人滿之患知天地山川之力必不能供此取給又貧富相耀扇其伎求者欲攻取動足致亂而在官者方日以習氣自矜文酒相尙崇虛浮而忘實致盡蹈西晉干寶之論此皆盧扁不救之症也故矯枉過直好老莊之談以謂才不足以濟變力不足以撥亂又志剛而褊易嬰人怒區區之志唯欲苟全性命于末世然無附郭之田祭祀饗飧不得不藉筆墨以自贍又以爲徵收朱墨諸侯下客古人所謂抱關擊柝者與之相近其職易稱受償雖微而每食無餘差足自了

以上致曾胡函稿有
悔翁手批概從刪削

悔翁

之言如此足覘其所志故文忠之薨文正招之入幕以編文忠遺書辭甲子以後始歸金陵然遜謝始終居忠義局而已殆即文忠所謂孤潔不可逼視亦即悔翁之所以能盡言而曾胡之所以能受盡言者歟大功成于曾胡乃由自命迂拘拙滯之一書生發其端緒書生之有益于人國也豈不重哉同時楚南王壬翁年輩稍後于悔

翁

湘綺日記同治辛未九月二十三日訪梅邨喜其健在也問箇籛枯之說云俱見呂氏春秋又告余以諸子校本蓋悔翁體弱憂生故有健在之說悔翁卒于光緒十五年八月八日矣一生遭逢不偶天以大年報之先于十一年以經明行修薦授國子監助教銜雖不足爲

悔翁重且非其本懷然亦可見儒生老壽之榮矣

亦嘗爲曾胡上客參預密謀而不樂仕宦然氣力足以指使諸侯

聲名奔放不可一世與悔翁退然若不足者不可同日而語及今觀之壬翁與肅豫
亭深契當咸豐八九年之際曾胡日趨嚮用必暗爲之左右以較悔翁畫東下進取
之策皆關全局誠哉不可軒輊然悔翁不離黃老刑名之見而壬翁則爲縱橫捭闔
固有靜躁之分亦即狂狷之別也往者予嘗謬主亂世求治宜先讀史之說不知悔
翁丙辰備遺錄已明言學問之道史學第一輿地第二而皆必兼詞章自幸淺薄所
涉尙不悖于通人之訓深用自熹悔翁爲人曾胡推之至矣盡矣竊以爲不在其介
潔足欽而在曾胡不以利祿污人能成其高尚擾攘之會固非利祿不足以奔走天
下功名之士然足以牢籠中下之才而已彼豪傑之士與其事而獨無所取者其視
利之與祿若將浼我避之唯恐不速至于在上位者不惜以盜跖之餘污人喪人之
廉恥隳人之名節傷風敗俗頽流不返禍亂隨之益將無所底止然則在上位者其
罪豈足誅耶然後歎曾胡有不得而臣之士如悔翁者此曾胡之所以能成再造之
勲也予于此書所錄尤致意悔翁崇論閎議鉅細必具罔敢遺墜固以見其所言不

僅關係一時一事亦欲稍稍以其學行風茲末世俾不盡逐逐于利名之途兼使後
世服膺曾胡者知曾胡尙有服膺之人不能以利祿餌致或多其道以求之庶幾人
才輩出足以挽救艱難盧子行所謂被之大道洽以淳風意實在此若謂僅僅以表
彰鄉先哲遺書自慰抑亦末矣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鄧之誠

汪悔翁乙丙日記卷一

江寧汪士鐸梅村原稿

後學鄧之誠文如輯錄

咸豐二年冬江寧戒嚴以革廣西巡撫鄒鳴鶴籌防局事爲其曾在粵西與賊接戰也鄒仍承平故態以諸不諳軍政之委員總局務車馬輿從憑一紙文書爲政而已

時事之壞皆由于此不知事事當親理也

十二月望後警報日至四城始議置礮石此外亦無守禦也調水師提

督福珠隆阿至營于南城外倉聖廟

去城不半里

兵數十人皆雅片鬼也結一二布篷于雨

花臺其兵皆恒弱如婦女不知何所用也三年正月三日友人顧子巽來辭行言避

寇至雲臺山從弟天錫至亦言其日富戶李作權出避于溧陽時諸門禁人移徙李

重貨門者而出于是逐日潛移者皆須貨守門弁兵始得出四日議遷城外礮坊米

穀于城內而諸儲米者不願又議毀城外民房而城外士民大譁生員李豐年入謁

祁宿藻方伯願無毀房而受其無咎

恒溫所謂殺君輩數百何益于事者也

方伯惑之而止時巡撫楊文定禁

民徙甚嚴示民徙者立斬于是織造託故出城遂不歸諸候補及有風聞之戶如朱

銀號甘公興劉洋之類皆潛移而楊亦託言往京口籌防遂去十九日督憲陸建瀛
狼狽遁歸人始知時事不可爲二十六日鳴鑼出示安民令民開鋪戶言賊已敗遁
去八百里二十七日暮賊已至蓋時官皆未探聽皆未知也初方伯示于外召民謂
探知賊姓名頭目人數若干現屯何處來告者賞銀五十兩並無至者其時之憤憤
蓋可知也賊初至南城外駝行民與戰而無兵器叩城請兵城上不答民遂潰然賊
來不多也二十八日南門西門皆閉北門猶暫啟土地祠僧王雁翁佃戶皆從北門
出二十八日夕賊大至二十九日晨攻城據長干寺塔爲礮架以攻城內福提督運
火藥數百簫于報恩寺賊得資之以攻我于是飛礮滿城民牆屋多被穿毀則塔之
害也賊據南城外及上新河民房爲營以上新河木行之木爲攻具糧爲軍食金銀
器具皆足用此皆先事不知
徙去之害也上新河木植甚衆賊爲雲梯數千具巨筏數千以濟其衆日
焚城外寺觀取其土木偶羅列山岡以疑人城破後賊遂焚
長干寺及塔二月初祁方伯死代者巡道

涂文翰

以鈞涂與繼道陳某出示結銜
涂陳音與屠城同人知其不詳

初六七日間儀鳳門坍一角旋補之賊遂于儀鳳門外

靜海寺穴城初十日置火藥以轟城

此亦未毀近城房宇之害

城坍賊緣以上者二三百人城內園戶

殺之俄而水西門一帶賊以雲梯上城者數千城遂破然賊入城卽至北極閣一帶

陸建瀛遇之于小教場死之而城南猶不知也是日巳刻猶傳聞籌防局獲賊數名

將往視之至江寧府東見飛騎數人曰巳至虹橋矣始驚而回其實未明言至虹橋

者何人也歸則人皆閉戶見鄰人門外坐一人血流被面向余欲有言余不敢問疾

閉門而已時里巷寂如長夜蓋賊往攻滿城並開諸城門以進其兵也故城上之礮

轉寂

自二十九日至此賊日夜環攻礮聲無少休息也

其夕聞礮聲及角聲喊殺聲忽遠忽近始駭蓋先只聞礮我軍

不吹角不擊鼓不支更不喊殺也此夕與婦及次女懸帛欲自經然以幼子棄疾故

且未測虛實直坐一夜待之余坐前軒婦時時自內出省余恐其死也十一日辰刻

東鄰李捷于屋上挖牆相告言昨巳于門隙見長毛賊云云乃謀送婦女于屋後空

房暫避之甫去不移時而賊叩門至以搜索官兵爲名掠取財物余處前軒聽其搜

括賊來絡繹如織余偕鄰人俞錢吳三人聚處十二日辰刻一賊持刀叩門呼余往

擡尸辭則怒故偕鄰人段三及奚姓者往亦以在家之不安也四人擡一尸出南門外橋棄之河大功坊一帶賊騎如雲至城外不絕藩庫左右元寶遺棄滿路人無顧者賊皆紅巾短衣窄袖或紅或黑赤足紅綠長巾又以花巾繞項持刀矛或騎或步亦間有戴竹盔者以二十五人爲一隊隊伍甚肅街坊之尸甚衆各鋪衣物棄置塞道擡尸出城棄于河而回過鄰人岳新堂宅則有賊正搜括並搜余身見無他物只錢二百文擲之去午後方扃扶其母來避自初九日午後路無人行入皆潛伏屋上相偶語至是始有人潛行也十三日辰自計在家甚難姑往岳宅問其何如至則岳門閉而其鄰段宅門首人甚夥因入視之見一賊踞坐持刀勸人往拜弟兄云拜訖卽回彼與一紅布條有記識遂免于害言之甚動聽而貌亦和煦時聞里人多往拜弟兄者其儀並不拜只一通姓名卽給一紅布掛衣上卽可出入里巷無阻礙鄰人李捷奚大開及門人高階平家皆如此遂偕岳新堂及其弟老八及段以溶段鏞段鈞及岳戚林文玉並一謝姓一馮姓一戚胡姓十人同往至白酒坊婁宅見來者如